

乡愁

我遥远的谭坪塬

乔傲龙

谭坪塬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不可能忘记掉。那里是我家乡。通俗地讲，谭坪塬就是乡宁的西山。“乡宁在哪里？”这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，也是我离家三四十多年来被问到最多的问题。老家如此没有名气，多少令人沮丧。沮丧之余总结出一套标准答案：在吉县南边、河津北边、黄河岸边。吉县比较牛，有壶口、有苹果；河津更牛，有焦有煤，还有王勃。至于黄河东岸还是西岸，这个问题我等了很久，一直没人来问。西出乡宁县城，沿鄂河入黄河的方向走出三二十里，兀然一座山，如强梁般挡住去路。盘山路约有十里来，上去却发现无峰无峦，虽然沟壑纵横，但总体平坦，四望可以极目，吉县和陕西的宜川皆在眼前。远看是山，近看是川，这就是谭坪塬。

“西山”是乡宁城里人的叫法，我因此经常嘲笑他们没文化：明明是塬，咋就说成了山？但这个“塬”的确需要一番计较的。《说文》和《康熙》都没有收这个字，因为原本就是个方言词，有音、有义，但没有形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突然就有了这个字，“塬：黄土高原地区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一种地貌，呈台状，四周陡峭，顶上平坦。”音形义都有了，但我深刻怀疑这是现代的“仓颉”们根据音和义，随物赋形创造出来的新字。所以陈忠实就不吃这一套，拒绝把《白鹿原》写成《白鹿塬》。

其实陈忠实没有错，“原”字被平原和草原霸占，那是后来的事情。在《说文》的时代，“高平曰原，人所登也”，那时的“原”，就是现在四周陡峭、顶上平坦的“塬”，而非一马平川的意思。到了唐朝，白居易写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，离离原上草”的“原”字后面，特意用了一个“上”，显然是要强调仰视的角度，可见“原”是有一定高度的。宋代有个名僧叫释怀古，写过一首《原居早秋》，后四句：“乱蛩鸣古堑，残日照荒台。唯有他山约，相亲入望来。”想想看，和尚一般是高卧还是低就？如果想不通，参照最后两句，他山直接“入望”，而不是仰望，显然是人在高处，平视前方即见高山。诗中的古堑、荒台之类，也可参证“原居早秋”的“原”是台地而不是平川。问题搞清楚了，但我依然没有陈忠实的底气。如果有人问起“谭坪原”的“原”字，我总不能从《说文》到白居易再到释怀古吧啦吧啦再背一遍吧？既然现代人发明了“塬”字，那就用呗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就明白了，“谭坪塬”其实一直都是塬上父老们的口头语，官面上是只说谭坪塬的，否则就用不着我在这里胡乱考证了。

名叫谭坪塬，姓谭的人却没有。我想，也许是那姓谭的最早发现了这个塬，“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”，但后来不幸灭绝或远走他乡了。历史上诸如此类的事件所在皆是，兵荒马乱年代的很多人家，走着走着就走丢了。

进出谭坪塬的路有很多。黄河边有好几个渡口可以到陕西，北吉县、南河津，步行的话翻几条沟，走汽路的话多绕几步，都可以选择。往东到乡宁，原本有一条旧路，大约六十里，我小时候在县城读书，来回用双腿丈量过几十遍，这条路要过鄂河，夏天一发大水，河上的踏石和小桥统统冲毁，还有那条十里长的南原坡，最陡的地方目测差不多45度，人民公社那会儿，拖拉机曾在这里车毁人亡。所以后来有了新路，多绕十几里，坡缓且不须过河。但对塬上的人而言，出路其实很少。“穷乡宁，烂吉县，烧的吃毡片。”去吉县唯一的好处是有粮食，短缺年代，谭坪塬的百姓免不了去那里买粮，翻好几条沟，用肩膀扛回来。去河津，或者更远一点到西安，我记忆里一般是小伙子带媳妇扯布料、买被面准备办喜事才去的。至于黄河渡口，那是年馑时饥民们逃荒的路，沿河的村庄过去有不少陕西媳妇，大多是为了糊口嫁过来的。真正的出路是往东，东面有县城，县城再往东有临汾，还有比临汾更远也更大的省会太原、首都北京。这大概就是谭坪塬，我记忆中的谭坪塬。

过去的千百年间，谭坪塬可以写进纸里的历史，估计加起来超不过十句。说十句肯定夸张了，因为迄今为止我一句也不曾见到。它被凝固在时间里，在一年一年光阴的流转中站成永恒。一种被遗忘在世界边缘的永恒，这就是它的历史。

黄河的涛声日夜不息，太阳天天升起。身形伟岸的谭坪塬，以俯视的姿态仰视，鄂河岸边的乡宁城、汾河流过的平阳府、黄河拐弯处河东大地的无边川原，哪怕只是旁观，也让他感到莫名的冒失和唐突。是的，这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卑微。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卑微，让我渴望着低处，因为那里才是更高的地方。很多年，这种冲动支配着我，怂恿我沿着下山的路奋力攀登。它告诉我：太阳升起的地方，城市的灯火闪着亮光，那里才是希望。

人物

只要有她学生的地方，她基本上去过了。

几十年来，张桂梅把家访当成了自己生命里的必修课，除了上课，她做得最多的就是家访。一次次的家访，在学校与学生的家之间，不管道路多么崎岖，只要学生能够走出来，她就走得进去。

走着走着，张桂梅就走出了她人生里最不寻常的篇章。

在张桂梅家访的路上，她听到的故事和亲身经历的几件事，让她内心产生了狂风巨浪般的震撼。

故事一：一个山村妇女在摘花椒的时候，碰到一个陌生的男人向她问路。她只顾埋头摘花椒，没有听到男人说话，男人便扯了一下她的衣袖。

很快，男人走了，她回到家里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她认为，自己被除了自己丈夫之外的男人碰过，实在是太丢脸了。想来想去想不通，女人就自杀了。随后，丈夫也觉得自己的老婆被别的男人摸过了，同样觉得丢脸，也在家里自杀了。一个好好的家庭，转眼间就失去了双亲，只留下两个没人照顾的幼小孩子。

故事二：一个山村妇女，原本是和丈夫、婆婆、儿子一家四口生活在了一起，生第二胎的时候，因为没有钱，在家里用土办法接生，刚好遇上难产。在痛苦之中，女人想见丈夫一面，但是婆婆不肯，认为男人见了生孩子的女人晦气。结果女人因为难产死了，孩子也没保住。愧疚之中的丈夫无

法走出心理阴影，终日借酒浇愁，在犁田的时候死在了田里。最后，一家人只剩下婆婆和儿子，一老一小艰难地维持生活。后来，张桂梅才知道，这个迷信的婆婆，一辈子都没有下过山，更不用说到县城里见见世面了。

故事三：张桂梅的一个学生，读高三了，父母不让她读书了，让她回家去。

日前的“人说山西好风光”乔羽音乐作品演唱会，曲目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。于我而言，几乎每一首都有生动的故事。

《我的祖国》是电影《上甘岭》插曲，还在幼儿园时就会唱了。1976年冬，湖滨会堂重映《上甘岭》，银幕上卫生员在坑道里领着指战员们唱，台下千余观众跟着放开了喉咙，歌声嘹亮。

《祖国颂》是我珍视的大合唱。2008年秋，太原市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文艺汇演，单位让我牵头排练这个大合唱。我们组建一百五十人的合唱团，请省歌舞团的陈艳明来辅导。演出是在工人文化宫，《祖国颂》是第一个节目。“太阳跳出了东方”，这是男高男低部，“大地一片光彩”，这是女高女低，四部混声共鸣，江南丰收，江北满仓，克拉玛依，三门峡……一幕幕幻觉画面随着我的指挥棒，随着合唱的歌声交替出现，我抚摸着旋律，陶醉了。掌声中我回过神来，一个华丽转身谢幕，鞠躬后，全场掌声经久不息。我学着大师们的做派，左手轻撩燕尾服，右手捂胸再次鞠躬。这场《祖国颂》演出多次，录制的视频我珍藏着，经常播放享受。

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最早流行时，我还小，有印象，不会唱。1980年新年之夜，大学同学在教室贺岁演节目，班里十几位老高中生唱了这首，虽是童歌，却唱得深沉。他们初唱时童真无邪，再唱已是而立之年，“做完了一天的功课”不再是“我们来尽情欢乐”，而是牵挂家中妻儿。我当时拉提琴给他们伴奏，觉得只有这旋律才配这歌词。

还是那场“老三届”演唱会上，太原一中的参演歌曲就是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。一位学长知道我是一中毕业的，恳请我担



回味

歌声里的故事

张朝曦 文绘

任指挥，我欣然接受并邀集同班许多同学参加。上台时大家都系上了红领巾，重温“红领巾迎着太阳”的感觉。同学们略施薄粉，抹平皱纹，掩饰了岁月沧桑，我指挥姿势和表情也努力做可爱状，歌声使我们成功实现了穿越。我出场时，有人说“这货指挥得不错”。播发视频时，这句太原土话同时播出。“这货”的意思就是这个家伙，不过，整句的意思我很满意。

《难忘今宵》是当年迎泽大桥下周末消夏音乐会选定的结束曲，这个音乐会由太原一帮业余器乐爱好者发起组织，我是指挥。夏季周末之夜，汾河两岸歌迷趋之若鹜，这一文化景观维持了七八年。每当《难忘今宵》的前奏响起，河畔上千歌迷便依依不舍了，“难忘今宵，难忘今宵，无论天涯与海角，神州万里同怀抱……”如今大桥乐团乐手们年近古稀，虽时而相聚也难忘《难忘今宵》。然而，只有旋律，没有歌词，远不及合唱时动情。

乔羽真是太伟大了。愿他在天国含笑倾听留在人间的传世之作，与我们“共祝愿，祖国好”。

作息了，一般至凌晨两三点才算安静。个别同学早起锻炼或晨读，房间里一直有响动。早已习惯了自我催眠，干扰也不当回事了。

似乎，做艺术的人作息都不正常，年轻开始从起床到深夜就忙个不停，总觉得时间不够用。晚饭大多是与画友们喝酒谈艺，习惯延续了几十年。交流中，我们对艺术的横向纵向有所讨论，也使很多问题剥离了纠结并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。而新的理论建立，又在过去已有的知识中剥离一些，再生一些，或在实践中再沉淀一些。白天的实践，到夜晚时，过程都会自由落体式进入自己的思维搅拌机内，洗涤，筛选，分类，然后思考沉睡。所以夜深人静这个时间段很重要。

之所以称晚上为“黑夜”，是因为我认为的“黑”乃伸手不见五指，没有可视边际，一切都是未知的“假想”的，或有意远离已经形成的常态，或梦想虚幻状况的出现。艺术的属性，即未知中生成图式幻境而出哲学道理，“创新”是根本方向。通俗地讲，艺术是拒绝或将之前已有经验百分比以减法的形式出现。美院老师说，抽象画是在于发现错再将错改正。我补充一句，非具象艺术是在寻找错，偶得错，要求错，将错就错，将错推向极致，此时，错才可能是你的潜意识升腾，才可能是真正的自我。

黑夜并不漫长。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，一切只在未知中行走，过去的只是鉴别的依据，让一些“过去”消失，才是艺术创新的必经之路，因此，黑夜就具备了思考的条件。

夜行

王亚中 文/绘



在美院读书时，我就没有按时睡过觉，因为同学们都在拼命学习，宿舍里就更不可能统一

是敌人封锁最严的地带，为慎重起见，又调来平遥县委书记王炳、县长兼平遥县游击大队队长赵力之，平介县委书记成克等，共同制订过路方案。11月中旬，刘少奇一行由洪赵支队护送，离开润崖底，通过同蒲线到达晋绥根据地。

刘少奇一行从春走到冬，历时9个多月，行程1500多公里，越过敌人103道封锁线。12月30日，刘少奇回到延安，参加了七大的组织领导工作。

走出刘少奇路居地，见桥头站着几个老乡，坡道下圪蹴着几个老乡，他们看见广瑞纷纷打招呼。我跟在广瑞身后沿西坡而下，广瑞给老乡一人递了一支烟，我给一位年长者点烟，笑问道，您见过刘少奇吗？老者本来圪蹴着，

突然一拍大腿起身说，嗨，别提了，那时候我还小，就听大人说来了个外地人，到处走，爱打听，见什么都问，笑眯眯的，看着不普通，哪儿知道就是刘少奇呀！我逗老者，知道的话，您会不会跟他合个影？老者很智慧，会，还想弄个抖音呢。众大笑。

辛弃疾喟叹“天凉好个秋”，其实是在幽怨“天凉好个愁”。一字竟也藏有如此多秘密，何况一山一河呢？古时天气寒冷，入秋便草木凋零，万物萧瑟。而今气候变暖，当下的秋天与古时的秋天早已不是同一个秋天，今人见到秋天更多的是喜悦。由悲秋而悦秋，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进步，但许多事不敢深究，一深究都是秘密，都是扯不断理还乱的心绪。

纪实

■希望出版社

64
陈洪金 著

《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》节选

■山西教育出版社

64
赵树义 著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陈赓电令太岳三分区司令、洪赵支队政委解学恭率洪赵支队前来接应，洪赵支队接到刘少奇一行后，经阳城、定阳、紫红、官滩、汝家庄、红崖上、胡家沟，于当日晚到达润崖底。途中刘少奇身着便装，头戴火车头帽，身穿青布大褂，脚蹬布底鞋，依然商人打扮。同蒲铁路和汾河封锁线